

他的创造“立足于中国文化丰沃的土地上”

——写在纪念焦菊隐诞辰120周年之际

□王晓鹰



12月1日,在焦菊隐诞辰120周年之际,话剧《茶馆》在北京人艺再度上演 李春光 摄

岁末的北京寒风凛冽,我的心中却充满了对焦菊隐先生最深的崇敬之情和对戏剧艺术最炽热、最真挚的感情。

焦菊隐先生是属于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同时又是属于整个中国戏剧的。他对于中国戏剧特别是中国话剧有着非常特殊的意义。

20世纪50年代,现实主义在中国文艺创作领域包括中国话剧舞台上的地位是毋庸置疑的,这与中国话剧发端的社会文化背景以及苏联的相关文艺理论有着深远关系,更与中国革命文艺发展的理论和实践有着深刻关系。焦菊隐先生也在此时走进了中国话剧。

焦菊隐不仅是一位导演,更是一位理论家和教育家。在长期实践中,他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导演理论和表演方法:他对戏剧演出中“诗意”的追求与“意境”的创造有着深刻的思考和执着的践行;他在学习、吸纳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时强调“深刻体验”与“鲜明体现”并重,引导演员创造角色时循着“心象”的轨道;他既要求演员有深刻的内在体验,又要求他们掌握高超的外部表现技巧,尤其是从戏曲中化用来的形体、声音、节奏控制方法。他将西方戏剧理论与中国传统美学和现实语境相结合,解决了话剧如何表现中国历史、中国生活、中国人精神世界的问题。他的工作,使话剧这一“舶来品”真正在中国文化土壤中扎根、开花,获得了本土的生命力。

这样的焦菊隐先生,自然地、必然地扛起了20世纪中叶“中国话剧民族化”的大旗。

曹禺先生曾精准地做出了对焦菊隐的评价。他于1982年写道:“焦菊隐以他半生的精力,研究、实验中国戏曲和中国话剧的意象与内在的美感。……他尽心致力于中国话剧民族化的创作,奠定了现实主义创作的方法的基础。他不断思考与实践,专心致意地琢磨构思,沉迷于他所理想的戏剧境界。……他在舞台上纵横挥洒,创作既符合作家意图又丰富作家想象的意境。他的一切创造,都立足于中国文化丰沃的土地上。”

“中国话剧民族化”的理论思考和创作实践,是一个中国话剧与生俱来并将相伴久远的宿命式的课题。从洪深到余上沅再到欧阳予倩,从焦菊隐到黄佐临再到徐晓钟,这些前辈们无不以其高屋建瓴的思想阐发和熠熠生辉的创作实践,向“舶来”的话剧艺术注入我们民族戏剧、民族文化的美学内涵和风采神韵。焦菊隐先生是中国戏剧史上的一座丰碑,“焦菊隐”这个名字就是一个戏剧文化符号,甚至就是“中国话剧民族化”的代名词。

时至21世纪的今天,话剧艺术早已融入了中国当代都市的文化结构之中,虽然不能说不可或缺,但的确有着非常重要的文化影响力。在“北上广深”以及其他一些大都市中,话剧可以说所有戏剧品类中对观众影响力最大、最广泛的一种。话剧艺术这个当年的“舶来品”对今天的中国都市观众早已没有了过去的文化疏离感和观赏隔膜感。然而,以焦菊隐先生为代表的前辈先驱们留下的“话剧民族化”课题,却并没有真正完成。

当今中国的话剧舞台,丰富多彩且有许多深度创作,我

们已经在现实主义的坚实基础之上延伸出了更大的空间,已经具有了像样的现代身段和开阔的国际视野,当然,也具有了娱乐大众的规模样态。但中国的话剧从文化意义上真正成为民族的艺术,或者说中国传统的戏剧文化在现代话剧艺术中创造性的体现、创新性的延续,还远没有达到应有的“浸润其中”“整体呈现”的程度和境界。

我们需要深入思考的是,焦菊隐先生的“话剧民族化”理想,不仅于“现实主义”的沃土上扎根,更是凭着“戏剧是诗”的观念思维而飞升。他认为,话剧艺术要在中国文化土壤里生长,要在中国舞台上与中国观众共存,就需要与中国的民族文化、民族艺术的审美特质相融合。他理解的“现实主义”,并非仅仅是“严格写实”的,且应该具有很强包容性和扩展空间。而他的“戏剧是诗”的思考,就是要在“诗”这个定位上打通西方话剧和中国传统之间的内在关联。不仅焦菊隐,黄佐临的“写意戏剧”、徐晓钟的“向表现美学拓宽”,乃至于余上沅的“中国戏剧的写意”,他们无一不是在“戏剧是诗”这个观念基础上做文章。从“诗”到“诗意”,从“诗性戏剧”到“诗化意象”,这是在观念与创作之间、剧作文本与舞台呈现之间本质性的贯穿,而所有的“舞台假定性”处理手段都只是通向“诗化意象”的艺术途径。

“诗化意象”这个概念,最早是徐晓钟1988年在《在兼容与结合中嬗变——(桑树评话)实验报告》一文中首次提出的。依我的理解,诗化意象在内涵意义上追求通过戏剧冲突挖掘更丰富的情感,更深刻、更有启发性的哲思;其在舞台表现上,经由假定性时空处理的途径,把戏剧中饱含的深厚情感和深刻哲思外化为具有美的形式的舞台形象,使戏剧演出进入诗化表达的境界。

事实上,我国目前活跃在创作第一线的许多导演的作品中,都可以看到诗化意象的深刻影响,因为这些戏剧演出体现的中国文化、中国艺术的底蕴,让原本作为一种导演艺术追求的诗化意象,具备了提升为中国戏剧整体美学特质并汇成“诗化现实主义”的可能性。

无论从字面上还是从内涵上都可以看出,“诗化现实主义”依托中国戏剧的现实主义传统,发扬戏剧艺术本身的“诗性”本质,背靠中国文化、中国艺术抒情写意的深厚底蕴,包括但不限于中国戏曲的美学特征,敞开对世界戏剧兼容并包的开阔胸襟。这对于中国戏剧艺术的发展以及与世界戏剧的交流是有长远意义的。

由此我确信,“诗化现实主义”一定是符合焦菊隐先生的戏剧理想的,一定是符合他“话剧民族化”的本质追求的。

我可以看到,在不远的将来,既有具体实践又有深入思考,既有传统底蕴又有当代自觉的整体性创作理念,最终建构起中国戏剧演出的整体性舞台形象。有了这个整体性的创作理念和整体性的舞台形象,我们就可以在世界戏剧舞台上,自信地高举起我们本民族的戏剧旗帜“诗化现实主义”。在这面旗帜上,我们会清晰地看到一个闪亮的名字——焦菊隐。

(作者系中国国家话剧院原常务副院长,导演)

昆曲作为镌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神的古老剧种,历经600余年的岁月淬炼,早已超越单纯的艺术形态,升华为凝结民族审美追求、传递人文精神内核的文化符号。

自1957年建院以来,北方昆曲剧院始终以“继承、保护、革新、发展”为立院之本,深耕昆曲艺术的传承与发展。进入新时代,面对文化强国建设的时代使命和观众审美需求的迭代升级,我们将经典剧目的复排复演作为彰显文化自信、推动艺术传承、培育青年人才、扩大昆曲影响力的核心抓手,在“守正”中筑牢根基,在“创新”中激发活力,通过不断地实践,探索传统艺术的当代传承之道。经典复排并不是简单的“重演旧作”,更不是机械的“复刻照搬”,而是现代与古典的深度对话,是传统美学与当代精神的同频共振,更是滋养社会文化生态、塑造民族审美品格、厚植文化自信根基的重要实践。

以敬畏之心坚守艺术本真,筑牢传承根基。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在于其蕴含的思想价值、艺术价值和文化价值,虽历经岁月淘洗而历久弥新。复排经典,首要在于“守正”,以敬畏之心坚守经典的核心特质,守护其艺术本真,重现经典的精神内核。

复排复演中,北昆始终秉承着“忠于原著精神、忠于昆曲本体”的原则。在剧本整理上,既要剔除具有时代局限的内容,更要精准把握原著的文辞精髓、思想内核与文化意蕴,确保剧本的文学性与经典性。在《牡丹亭》的复排复演中,我们以汤显祖原著为蓝本,参考不同时期的经典版本,既保留“游园惊梦”“寻梦”“写真”等核心折目,又精剪枝蔓、科学优化了情节节奏,让杜丽娘与柳梦梅的爱情故事既遵守原著的浪漫主义底色,又契合当代观众的观演习惯。

在艺术呈现上,剧院坚持回归昆曲本体艺术特征,以“唱念做打”程式为核心,邀请著名昆曲表演艺术家、非遗传承人亲授技艺、悉心指导,对演员的唱腔、身段、表演进行精细化打磨,确保表演的规范性与韵味感。在荣庆学堂项目中,北昆敦聘全国范围内的老艺术家口传心授,抢救性继承老艺术家们的“看家戏”,按照先易后难,完整本与残缺本的整理顺序,原汁原味继承了200出传统剧目,其中许多濒临失传的剧目,通过挖掘、整理、继承再次登上昆曲舞台,为传承昆曲艺术,弘扬传统文化做出了独特的贡献。

以人才为基延续艺术血脉,培育新生力量。复排经典不仅是“复戏”,更是“育人”。北昆始终将复排工程与人才培养深度结合,让年轻演员在经典剧目的复排复演中历练成长,让昆曲艺术血脉代代相传。

充分发挥老一辈艺术家的“传帮带”作用。在复排《百花公主》的过程中,我身先士卒,将昆曲的表演技艺、对角色塑造的心得感悟毫无保留地传授给青年演员,从人物塑造、情感表达、程式运用,一招一式地进行一对一指导,让他们在经典剧目的排演过程中快速成长,营造出“以演促功,以戏带人”的浓厚氛围。主演高晴雨、王奕铨等青年演员更是不负众望,他们深入研习、刻苦锤炼,艺术修养和舞台表现力都得到了显著提升。历经数月的精心打磨,复排后的《百花公主》于今年6月正式亮相,这也是时隔20年后的再次公演,演出现场,观众掌声热烈,佳评如潮。这不仅是对北昆艺术创作能力的高度肯定,更是经典剧目传承与发展路径的有益探索与生动实践。

积极采用“老带新”的传承模式。由一级演员担任主演,同时安排十余名青

年演员担任B组主演及配角,全程参与排练与演出。青年演员在与成熟演员的同台演出、默契配合中不断精进技艺,让经典剧目在代际传承中得以不断延续,夯实了剧院的艺术人才梯队建设,实现了“复排一部戏,培养一批人”的既定目标。

传承绝非单纯的技艺复刻,更需要深厚的文化积淀作为支撑。剧院注重培养青年演员的综合素养,鼓励他们多学多读多看。只有这样,才能真正理解经典剧目背后的文化内涵,更鲜活、更准确地塑造角色。为了给青年演员提供更多的实践机会,剧院大胆打破“论资排辈”的传统,在一些重点剧目中起用青年演员担任主角,让他们在舞台实践中锤炼技艺、积累经验。今年还策划推出了“雅

本体美学放在首位,在此基础上谨慎适度地引入现代技术手段,提升演出的感染力。众所周知,传统昆曲讲究写意传神,看似简洁,实则回味无穷。而在今天的剧场里,把舞美、灯光、多媒体等技术手段巧妙融合,反而能更生动地烘托出那份独特的写意韵味。在《游园·惊梦》一剧中,我们通过虚实结合的空间布局,既延续了昆曲一贯的意境表达,又以鲜明的视觉语言营造出园林春色、幽暗冥府等场景,使观众自然而然地沉浸于剧情与氛围之中。

600年来,昆曲一路走过盛衰起伏,却始终能在不同历史时期中找到自己的位置,这其中离不开一代又一代昆曲人对经典的敬畏守护,也离不开他们在传承中的大胆突破。如今,作为这门艺术

为老故事赋予时代新意

□杨凤一



昆曲《蝴蝶梦》



昆曲《百花公主》

韵萌新”青年演员折子戏专场演出,给每一位有潜力、有追求的年轻人搭建起展示技艺的平台,帮助他们在传承经典的道路上不断突破、稳步前行。

以守正创新激活经典生命力,拓展传播边界。经典的传承不能墨守成规、一味照搬,真正的传承要在坚守昆曲本体的基础上与时俱进,让经典与时代同频共振。北昆在经典复排中,始终坚持“守正不守旧、创新不越界”的理念,以当代视角解读经典,用多元艺术手法赋能经典,让经典真正走进时代、贴近生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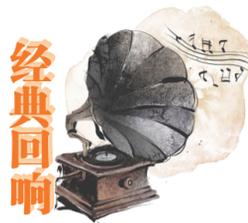
在昆曲《蝴蝶梦》中,创作者着重挖掘传统经典剧目与当代社会之间的精神联结,为老故事赋予时代新意。复排中,不再聚焦夫妻道德的评判,而是回归庄周的“蝴蝶迷思”,回归“咕哒嘎”的故事,回归“梦”的情境,在古老新声中演绎自古至今不变的人生哲思。这种解读方式,让经典不再是遥远的历史故事,而是成为与当代人生活紧密关联的文化命题。

在舞台呈现上,剧院始终将昆曲的

在新时代的传承者与传播者,我们深感责任之重:既要怀着虔诚之心保存经典、延续传统,也要以开放之思激活经典,让经典真正“活”在当下。

未来,北方昆曲剧院将继续秉持“守护经典、传承经典、活化经典”的初心使命,在守正创新中,不断探索昆曲艺术的当代传承路径,用心、用情、用力锤炼精品佳作,让昆曲艺术为文化强国建设注入源源不断的精神力量。

(作者系北方昆曲剧院院长)



经典回响



昆曲《游园·惊梦》

全国书画院行草书学术邀请展举办

本报讯 由中国国家画院主办,中国国家画院书法篆刻所承办的“全国书画院行草书学术邀请展”日前在京举办。此次展览以回归行草书学术本体与精神本源为核心理念,展出的190余件精品或取法先贤、笔致遒劲,或融古出新、气象万千,彰显了全国各省书画院在推动行草书艺术传承创新中的多元探索与丰硕成果。

中国国家画院院长、中国美协副主席刘万鸣表示,行草书承载着中国人的情感表达与哲学思辨,从“稿行之草”到“颠张醉素”,再到宋人意趣,其演进历程本身就是一部精神维度持续拓展的美术史篇章。此次展览从“史、论、人”三个维度,引导创作者承接传统经典、探寻行草书演变的内在逻辑;推动创作与学术研究相生相融,提升作品文化厚度;关注艺术家个体表达与时代感悟,使古老笔墨焕发当代活力。展览既蕴含对传统笔法的深刻解读,也融入当代审美思考;既是对经典的回望致敬,也是对行草书当代形式、审美边界与精神内涵的集体探索。(路斐斐)

第八届老舍青年戏剧文学奖励扶持计划闭幕

本报讯 11月27日,由北京剧协、北京演艺集团《新剧本》杂志主办的第八届老舍青年戏剧文学奖励扶持计划闭幕暨北京戏剧家协会戏剧文学与理论评论专业委员会成立仪式在京举行。

本届老舍青年戏剧文学奖励扶持计划自2024年11月15日起,共征集剧本403部,数量达历史新高。经26位专家两轮评审并结合网络投票结果,最终戏曲《玉兰韵》(丁湘编剧)获评优秀剧本,同时评出优秀剧本提名4部、入围剧本6部。其中话剧3部、戏曲剧本7部、儿童音乐剧1部。从评选情况来看,青年创作者体现出视角多元多样的特点,彰显出戏剧创作的青年力量。

主办方表示,戏剧文学的革故鼎新、戏剧理论评论的推陈出新,既承载着以文化人的重要使命,也是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有效载体。此次两个活动的同时举办旨在托举青年戏剧人成长成才。未来,老舍青年戏剧文学奖励扶持计划将深化产业、学术与研究的整合,助力“演艺之都”的戏剧人才储备,为全国文化中心建设添砖加瓦。(路斐斐)

程大利艺术展亮相北京

本报讯 12月9日,由中国美术馆主办的“望千山——程大利艺术展”在京开展。展览为“文化和旅游部2025年度国家美术作品收藏和捐赠奖励项目”,集中呈现了艺术家程大利不同时期的中国画代表作品80余件。其中20件展出作品与另26件未展出的作品一并无偿捐赠国家,由中国美术馆永久收藏。

程大利生于1945年,现任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是当代山水画领域极具探索精神的艺术家。他立足古今艺术的交汇点,探索山水画创作新路。他的艺术既是对古人法度的验证,也是对山水画本体的深思。他以金石笔法为筋骨,用墨色营造气象,在色彩运用上融入创新,注重表现山水自然的内在结构与韵律。其深邃不仅见于笔墨,也流露于画面题跋与诗作之间。作为美术出版家、理论家,程大利主编与参与的评论工作对“八五新潮”之后的中国美术界产生深远影响。他对山水画“内美”传统的深入阐释,在其山水画创作中得以印证,为当下传统艺术的阐释提供了独特经验。此次展览将展出至12月19日。